



龙人作品集·乱世英雄系列

乱世 猎 人

龍人 著

風鈴

龙人著

乱世猎人

卷二十七

乱世英雄系列

人 物 介 绍

蔡 风：北魏第一刀——蔡大将军之子，资质天生，本性忠厚善良，身怀天下绝世剑招“黄门左手剑”，因初涉江湖，无意中诛杀了义军首领破六韩拔陵之子，顿被整个北方义军视为大敌，故此名动天下。

蔡 伤：师出禅门，以释道大小无相神功，催发天下第一刀式“怒沧海”，名震天下。久经沙场，稀有败迹，却因种族歧视，在南北两朝大战之时，得不到援兵，大败而归，引来灭门之灾。

黄 海：蔡门家将，数百年间能将“左手剑法”练到出神入化惟此一人，因其本性与世无争，故此离开师门，后却得其师妹之助，明白师门之秘，成立“同心会”（破魔门），被人视为剑道宗主。

尔朱荣：鲜卑族中第一家族之主，名将数千，被世人视为天下第一高手，后却因与变为毒人的蔡风交手，

不分高下，便在达摩入主中原之时，将魔道最高的武学“天魔册”译出，被十大魔宗视为魔主。

田新球：一位在逆流中突出的魔道人物，其身怀的魔学、毒术堪称绝世无双，号称“金盅神魔”。江湖新秀蔡风为救红颜知己在大柳塔战役中误入圈套，被其所虏，以万毒刺激蔡风体内的潜能，又以“熬鹰之法”使他变为一个拥有自己毅志却又忠心不二的毒人。

凌能丽：蔡风的红颜知己，大柳塔战役中因蔡风失踪，便立志习武，得到蔡伤之助，拜五台老人为师，服下蔡伤所制的禅门灵丹，终至大成。

凌通：凌能丽之弟，一位天生剑才，本性机灵古怪，后机缘巧逢，练成了传说中剑道之巅的至高武学——移岳诀！

葛荣：蔡伤的师弟，一位胸怀雄心壮志之人，成立葛家庄，势力遍布江湖，又以独特的手法，道过经商聚财和收集天下各方信息。

万俟丑奴：南朝义军中身坐第二把交椅之人，与黄海同出一门，在剑道上成就非凡。

尔朱追命：尔朱家族第三高手，因与十二死士在雪原伏击黄海而死在万俟丑奴与黄海联手而发的雪天剑

网之下。

石中天：一位被公认为天下智慧至高之人，在蔡氏灭门之时，用智慧救出了蔡伤之子。

铁异游：蔡伤十大家将之一，因蔡府被灭，隐姓埋名，以“尤一贴”之名在江湖中行医寻主。

刘瑞平：一位身出世家的千金小姐，同时也是位与天下第一武学关系密切之人，因无意中救了身受重伤的蔡风，便被其独特的气质所吸引，后经种种曲折，终成为蔡风的红颜知己。

陶弘景：绝世神医，天地间惟一能解金蛊神魔田新球所施万毒之人。

武帝萧衍：南朝之帝，身怀绝世武学，却因娶了黄海师妹为妻，与黄海结下夺妻之恨。

破六韩拔陵：北魏义军首领，智勇并存，却多次栽在一位初涉江湖的少年之手。

杜洛周：“葛家十杰”之首，隐姓埋名，混入义军，却因其身怀野心，不为葛荣所用，最终死在葛荣所设的妙计之中。

游 四：“葛家十杰”之四，本性善良，计谋百出，得到葛荣重用。

胡秀玲：北魏太后，蔡伤的初恋情人的情人，后因与蔡伤私奔，

便用“以假乱真”之计脱身，不想却被魔宗利用，导致蔡风身受重伤。

元叶媚：元府千金，自幼订亲，这位使蔡风一见钟情的少女，无意中被蔡风所救，而被他的智慧与气质深深吸引，使其徘徊在爱情与亲情之间。

长孙敬武：元府家将，也是导致蔡风涉入江湖之人。

彭连虎：南朝第一刀郑伯禽之徒，但其资质天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南朝立下汗马功劳，终得武帝萧衍重用。

尔朱兆：尔朱家族年轻一辈中最杰出的高手，他智才双全，深得尔朱荣的器重。

三子：太行山猎人，蔡风的童年好友，跟同蔡风在大柳塔战役中被田新球所虏，却经数劫而不死，后终成一代高手。

第一章 同舟共济

黄海很快便叉回了四条一尺来长的青鱼，而尔朱荣却仍来回来。

尔朱荣根本不会水性，自然不能如黄海那般下潭叉鱼，只能去猎些鸟兽之类的，但在这样寒冷的大雪天，叉饿了数天，要想猎只鸟兽岂是易事？是以黄海上了岸他仍未能回来。

彭连虎见黄海叉了四条青鱼，禁不住心头大为欢喜，虽然没有篝火，可人饿极了，生食也无所谓，但对于这群高手来说，没火并不是一件大难事。

黄海双手抓住鱼身，运功于掌，瞬间鱼身便冒出淡淡青烟，似手有股隐隐火苗升腾着，片刻之后，一股淡淡的甜香传入众人鼻中，饥肠辘辘的众人禁不住大咽口水，连黄海自己也不例外。

“彭兄弟，你还能不能够行动？”黄海淡淡地问道。

彭连虎也自水中站了起来，几个时辰的静休，回

气，使他的功力也恢复了不少，这群人中，除了尔朱荣和黄海之外，就数彭连虎的功力最高，修为最深，是以在黄海与尔朱荣上岸不久后，他便可以行动了，此刻食欲大动，自然不再客气。

黄海淡然一笑，抛了一条大青鱼给彭连虎，道：“我就不为你烤了，先得自己添饱肚子再说。”

此刻黄海的面具已经摘了下来，脸上的笑容极为真诚，说话之神态也极其自然。

彭连虎一愣，却并不介意，虽然他此刻饥肠辘辘，但黄海那率直的个性却并不是不能接受，于是也默运神功于双掌之上。

“自己的事自己做，最好在什么时候都不要依靠别人，惟有自己动手才是真理，你们身为一名高手，就应该明白这个生存法则。”黄海一边吃着香喷喷的鱼，一边道，同时眼角扫了扫那些正在大吞口水的众人。

“黄兄所说极是，但在患难之时，大家应该患难于共，同舟共济，如此方能渡过难关！该帮之时，我们还是不能袖手旁观。”彭连虎道。

黄海淡漠地望了望天空，这时雪已经停了，但天空依然是昏黄一片，深深的压抑感使人有种喘不过气

来的感觉。

“你们是萧衍的人，而我与萧衍是两个走不到一起的人，或者说我与萧衍之间只有宿怨，既然你可以出手，我自然不想多费手脚。”

彭连虎淡漠一笑，脸上微微显出一丝不自然，但很快恢复常态。黄海与萧衍之间的恩怨，他并不是不知道。是以，他并不怪黄海的出言不逊。江湖人应该有江湖人自己的规矩，彭连虎虽然身在朝野，但仍旧保存着江湖人的传统，萧衍也极为尊重他的抉择。

黄锐诸人的脸色却变得有些难看，若不是黄海刚才出手相助，他们此刻只怕会大怒而起，虽然他们知道黄海是江湖中数一数二的不世高手，但他们并不像彭连虎那般对萧衍之事知之甚详。

“黄兄像是个谜一般的人物，江湖中曾传说黄兄不能开口说话，而此刻黄兄与我想象中的相差很远。”彭连虎毫不伪装地道。

“你想象之中的我是什么样子呢？”黄海淡淡地问道。

其实，在彭连虎初出江湖时，黄海已经是蔡伤的一名家将，不再在江湖中露面。是以彭连虎根本就没有机会见识黄海，只能凭借江湖的传言去想象黄海的

存在。但其师郑伯禽对黄海的评价却极高，不仅仅因为黄海是天痴尊者的弟子，更因黄海本身的武艺在当时的确罕有敌手。

彭连虎初出江湖也曾雄心勃勃四处找人挑战，就是想有朝一日大败黄海。他并不认为黄海真的如传说中那么可怕，总觉得是老一辈人太无能。直到他遇上蔡伤之后，又在山洞中见到落难的黄海，他才逐渐改变了这个看法。而此次，彭连虎更亲眼目睹黄海御剑之术，虽然黄海并没有真正出手，可他已经深深感到黄海的武功的确胜过他极多，这种感觉是无法否认的。

一个高手判别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凭的是直觉，高手的直觉并非天生的，而是在生与死之间慢慢顿悟，慢慢积累而形成的一种经验。

彭连虎望着黄海，笑了笑：“找也说不出想象中的你是一个什么样子，十九年前虽然见过你一面，但那时却忽视了你，或许是因为当时的你的确伤得不轻，而无法给人任何联想，不过，你能开口说话，不仅是我，更是江湖上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惊讶，虽然你在皇宫之中也说过话，可人们心底一致认为你始终是‘哑剑’。”

黄海笑了笑，道：“‘哑剑’的含义可以是多方面的，剑哑人不哑，友情就是无法令人理解的一种。世间之事本就是无法预料，有太多的意外，有太多的谜团无法解开。每个人都可以执着于自己的那一份谜底，到底谁正确却是没有必要的争论。”

彭连虎望了望黄海，哑然失笑，此刻他手上的大青鱼已经香味四溢。

“兄弟们，快上来吃点东西，暖暖肚子。”彭连虎向水中的五人笑道。

黄锐诸人早已饿得不成样子，哪还客气？急跑上岸，几人你一口我一口，也不怕被鱼刺卡住了咽喉，更不嫌这鱼无油无盐，仿佛吃的是天下最可口之美味。顷刻间，黄锐五人已将那条两斤多重的大青鱼连刺都舔了一遍。

彭连虎虽然极饿，但只吃了一口，但却比没吃好多了，整个人精神为之一振，再拿起第二条鱼烤了起来。

“哇，好苦！”追风捂着嘴巴道。

“啊，你连鱼胆也吃了。”黄锐不禁笑了起来。

众人望着追风嘴角追那点黄黄的汁水，正是自鱼胆中流出的，不禁全都大笑起来。

尔朱情和尔朱仇诸人全都干瞪着眼，岸上几人吃得这么香，让他们感到似乎身上爬满了虫子，肚子饿得更凶，“咕咕……”直作响，可他们却知道，黄海和彭连虎等人绝对不全给他们吃的，也便只好不停地伸舌舔自己干涩的嘴唇了。

尔朱荣回来了，手中却只提着一只斑鸠和一只还算肥的兔子，也不知他是怎么抓到的，显然全都是被打死的。

尔朱情诸人大喜，却发现尔朱荣嘴角边挂着两缕血迹，不由得大惊，问道：“族王你受伤了？”

尔朱荣一愣，摇头道：“没有。”

“那你的嘴角？”尔朱情急切地道。

尔朱荣听尔朱情的话，不由得伸手去摸了一下，却是血迹，笑道：“我喝了它们的血！”说着举起兔子和斑鸠，只见两只小动物咽喉各有一个小血洞，但此刻却结了冰。显然是刚才被尔朱荣抓到的时候，吸干了它们的血，难怪此刻尔朱荣的气色好多了。

黄海冷冷地望了尔朱荣一眼，啃下最后一口鱼肉，淡漠地道：“尔朱荣，你吃饱些，我不想占你便宜，待会儿我们还有一战，以续我们来完之役！”

尔朱荣也将目光移向黄海的脸上，但很快两道目

光在虚空中交缠，若四柄利剑在虚空中撞击。

两人的眼神都锋锐如剑，互不相让，便定在空中成了一种怪异的韵调。

“好，如果你要战，我奉陪！”尔朱荣冷冷地回应了一句。

△ △ △

△ △ △

△ △ △

“凌姑娘，你带着元姑娘先走，我来断后！”三子和无名五同时道。

“阿风呢？”凌能丽并没有答应两人的话，而是在百忙之中出言询道，眸子之中显出一丝焦灼和不安。

“阿风一会儿就出来，他去办点急事。”三子急道，他知道，如果说蔡风仍在地下，凌能丽绝对不会离开的，那可对局势更为不利。

“你在说谎，你的眼睛告诉了我，阿风是不是仍在地道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凌能丽翻剑刺入一名敌人的咽喉，急切地问道。

三子一果，没想到凌能丽竟如此敏感，居然捕捉到他眼中那一丝轻微的波动。

“小心！”无名五的呼声仍是迟了些，一柄剑已划开了三子背上的肌肉。

三子闷哼一声，反手一刀，以快速无伦的手法，竟切下那人的一只手臂。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冲出去再说！”三子急道。

凌能丽也清楚，此地的确不是久留之所，必须尽快突出重围，否则，自己等人只会成为尔朱兆的阶下之囚。

“想走，只怕没那么容易，给我截住他们，一个也不能溜！”尔朱兆一声冷哼，众尔朱家族弟子奋不顾身地扑向凌能丽诸人。

三子和凌能丽诸人虽然武功了得，但却是久战之下的疲军，况且双拳难敌四手。尔朱兆执意在他这一方加强攻击力度就是想留住他们，是以，他们一时也无法突破重围。

尔朱兆自然知道眼前的两个女子对蔡风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只要能够擒下这两人，那蔡风再厉害也会被牵着鼻子走，至少可以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

凌能丽得知蔡风仍在地道之中，心神禁不住为之波动，失神之下，竟险象环生。

“那两个女子要活捉，谁抓住了她们其中之一，赏金五百两！”尔朱兆淡然道。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凌能丽和葛大诸人所受的压力顿增，更加无法突出重围。

“轰轰……”地底之下暴响频传，巨大的震力，几乎使整个财神庄翻了过来，积雪飞舞，大树倾倒，甚至庄外的围墙也开始倒塌，那些正在厮杀的人，在这一刻才感觉到危险与自己是多么近，那朱自地底的威胁是多么深切。

尔朱兆的眼中，依然只有狠辣的杀机，今日之战局处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一直被蔡风牵着鼻子走，对他来说，这的确是种莫大的耻辱。以他的心性，自然不想就这样罢手，他要对蔡风的人施以无情的报复，更要平复心头的那股难以熄灭的嫉火。而此刻，他真的相信蔡风已被埋在地底了，否则，以蔡风的性格，此时是绝对不会不露面的，只要蔡风不出现，他就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眼前这些葛家庄属众，自然不在他的话下。

蔡风真的被埋在地底了吗？不仅尔朱兆这么想，就是三平和凌能丽都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怎么仍不见蔡风出现？

地底连续不断的爆炸，更为三子和凌能丽的心头添上了一丝阴影。

围攻凌能丽的是那老者与血煞杀手中的几人，可见尔朱兆的确很看重凌能丽。

凌能丽所遇到的是这一年多来最艰苦的一战，绝对是。负伤累累，仍斗志不减，连三子和尔朱兆都感到惊骇莫名，身为一个女流之辈，竟然拥有如此可怕的斗志，的确极为罕见。他们自然不知道，凌能丽习武的原动力就是仇恨，是以她对自己意志的磨炼近乎刻薄，也只有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努力，才能够得回常人无法得到的回报，她竟可在一年多时间之中学尽五台老人的全部技艺，虽然她天资过人，但也不可否认她的意志之坚强。

尽管凌能丽的意志极为坚强，但高手相争，并不全靠斗志，还需要凭借实力。单打独斗，凌能丽可以不畏惧这群敌人中的任何一个，但若对方群起而攻，就不是她独立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加之伤疲不堪，凌能丽的剑竟然被击落，被那老者击落，而血煞杀手最懂得加何趁虚而入。

“小心！”三子飞步来救，但却被强敌紧紧缠住，只得急呼一声。

其实三子所呼的并不是让她小心血煞杀手，而是小心那些倾塌的围墙和自地底下传来的爆炸。空中喷射的雪花如刀似箭，射到人的脸上有种火辣辣的刺痛，更造成一片虚雾，朦胧一片，三子替凌能丽担心的就是这个。尔朱兆下令要活捉凌能丽，血煞杀手虽凶，还不至于伤了凌能丽，但爆炸却是无情的。

三子的声音被爆炸之声和墙塌之声所掩，他甚至因为分神，再次中了敌人一刀。

尔朱兆眼角绽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如果蔡风死了，这般美人，谁也不会嫌多，他定会用尽办法将这些女人据为己有；如果蔡风没有死，他便可将之作为最厉害的武器让蔡风就范。

正趁机攻向凌能丽的血煞五与尔朱兆一样充满了得意，他这一出手，就是五百两黄金，即使与那老者平分，也有二三百两之多，如此一笔横财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到手了。

的确很顺利，凌能丽被对方击落长剑之后，手脚一缓，血煞五立刻扣住了她的脉门，手法之利落，之准确，的确已达到了一流之境。

脉门乃人身极为重要的部位，只要扣住了脉门，这一切便几乎已成定局。